

祭十二郎文

(选自《韩昌黎全集》卷二十三)

年月日，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，乃能衔哀致诚，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，告汝十二郎之灵：

呜呼！吾少孤，及长，不省所怙，惟兄嫂是依。中年兄殁南方，吾与汝俱幼，从嫂归葬河阳。既又与汝就食江南。零丁孤苦，未尝一日相离也。吾上有三兄，皆不幸早世。承先人后者，在孙惟汝，在子惟吾。两世一身，形单影只（zhī）。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：“韩氏两世，惟此而已！”汝时尤小，当不复记忆。吾时虽能记忆，亦未知其言之悲也。

吾年十九，始来京城。其后四年，而归视汝。又四年，吾往河阳省（xǐng）坟墓，遇汝从嫂丧来葬。又二年，吾佐董丞相于汴州，汝来省吾。止一岁，请归取其孥（nú）。明年，丞相薨（hōng）。吾去汴州，汝不果来。是年，吾佐戎徐州，使取汝者始行，吾又罢去，汝又不果来。吾念汝从于东，东亦客也，不可以久。图久远者，莫如西归，将成家而致汝。呜呼！孰谓汝遽（jù）去吾而殁乎！吾与汝俱少年，以为虽暂相别，终当久相与处，故舍汝而旅食京师，以求斗斛之禄。诚知其如此，虽万乘之公相，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。

去年，孟东野往。吾书与汝曰：“吾年未四十，而视茫茫，而发苍苍，而齿牙动摇。念诸父与诸兄，皆康强而早世。如吾之衰者，其能久存乎？吾不可

去，汝不肯来，恐旦暮死，而汝抱无涯之戚也！”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，强者夭而病者全乎！呜呼！其信然邪？其梦邪？其传之非其真邪？信也，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？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？少者、强者而夭殁，长者、衰者而存全乎？未可以为信也。梦也，传之非其真也，东野之书，耿兰之报，何为而在吾侧也？呜呼！其信然矣！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！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，不克蒙其泽矣！所谓天者诚难测，而神者诚难明矣！所谓理者不可推，而寿者不可知矣！虽然，吾自今年来，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，动摇者或脱而落矣。毛血日益衰，志气日益微，几何不从汝而死也。死而有知，其几何离；其无知，悲不几时，而不悲者无穷期矣。汝之子始十岁，吾之子始五岁。少而强者不可保，如此孩提者，又可冀其成立邪！呜呼哀哉！呜呼哀哉！

汝去年书云：“比得软脚病，往往而剧。”吾曰：“是疾也，江南之人，常常有之。”未始以为忧也。呜呼！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？抑别有疾而至斯乎？汝之书，六月十七日也。东野云，汝殁以六月二日；耿兰之报无月日。盖东野之使者，不知问家人以月日；如耿兰之报，不知当言月日。东野与吾书，乃问使者，使者妄称以应之耳。其然乎？其不然乎？

今吾使建中祭汝，吊汝之孤，与汝之乳母。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，则待终丧而取以来；如不能守以终丧，则遂取以来。其余奴婢，并令守汝丧。吾力能改葬，终葬汝于先人之兆，然后惟其所愿。呜呼！汝病吾不知时，汝殁吾不知日；生不能相养以共居，殁不得抚汝以尽哀；敛不凭其棺，窆不临其穴。吾行负神明，而使汝夭；不孝不慈，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，相守以死。一在天之涯，一在地之角，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，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。吾实为之，其又何尤！彼苍者天，曷其有极！自今已往，吾其无意于人世矣！当求数顷之田

于伊颍之上，以待余年，教吾子与汝子，幸其成；长吾女与汝女，待其嫁，如此而已。呜呼！言有穷而情不可终，汝其知也邪？其不知也邪？呜呼哀哉！尚飨。

语言要点：

1.	通假字：	其能久存乎-岂 自今已往-以
2.	古今字：	其信然邪？其梦邪？其传之非其真邪？汝其知也邪？其不知也邪？-耶
3.	异体字：	
4.	破读字：	闻汝丧之七日 吾少孤/吾与汝俱少年 及长 不省所怙/吾往河阳省坟墓/汝来省吾 形单影只 舍汝而旅食京师 虽万乘之公相 孰谓少者歿而长者存 吾兄之盛德 2 少者、强者而夭歿，长者、衰者而存全乎？ 何为而在吾侧也 少而强者不可保 比得软脚病 使者妄称以应之 吾行负神明 长吾女与汝女
5.	词类活用：	西归 恐旦暮死 业其家 长吾女与汝女
6.	词序：	惟兄嫂是依 何为而在吾侧也 其又何尤
7.	双宾语：	
8.	非支式：	葬河阳 既又与汝就食江南
9.	被动式：	
10.	实词、词组：	丞相薨 吾去汴州/吾又罢去/孰谓汝遽去吾而歿乎/吾不可去 而汝抱无涯之戚也 不克蒙其泽 终葬汝于先人之兆（兆，指墓地） 斂不凭其棺，窆（biǎn，埋葬）不临其穴 尚飨（亦作“尚

		享”。旧时用作祭文的结语，表示希望死者来享用祭品的意思)
11.	虚词:	其然乎？其不然乎？
12.	省略:	
13.	同源字:	斂不凭其棺-殓（读去声。入殓）

赏析:

韩愈写的这篇祭文，又题作《祭兄子十二郎老成文》，是为哀悼他的二哥韩介的次子（小儿子）韩成而写的。十二，是唐人习惯使用的同辈兄弟的排行次第，这种排行的推算是按照同一曾祖的兄弟长幼次序，并不是一父所生的兄弟排行。郎，也称“郎子”，是唐时对年轻男子的爱称；老，即口语“老么”的省说，是长辈对最小儿女的爱称。

本文作者，以长辈的身份向英年早逝的晚辈致祭。侄儿十二郎先己而亡，是韩愈想不到、也不敢想、不肯想的事。噩耗传来，韩愈极为哀痛，一时间，对家族、亲情的悲痛回忆，对自己因奔走仕途，跟十二郎离多聚少的遗恨，便一齐涌上心头。

全文是以向死者哭诉的口吻写成的，哀，是贯穿全文的线索。哀家族之凋落，哀自身之未老而先衰，哀死者之先己而亡。疑天理，疑神明，疑生死之数，乃至疑后嗣之成立，极诉内心的悲痛。尤其是写初闻噩耗时，怀疑其真实性，不肯相信，而又不得不信的心理活动，令人酸鼻。

此文时而叙事，时而抒情，时而引叙亲人话语和书信，絮絮叨叨，直诉哀情，缠绵悱恻，不刻意为文，而自成妙文。吴楚材、吴调侯《古文观止》收此

文，并评论说：“情之至者，自然流为至文。读此等文，须想其一面哭，一面写，字字是血，字字是泪。未尝有意为文，而文无不工，祭文中千年绝调。”

在文字表述上，此文也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：（1）多采俗语、口语入文。如“郎”、“软脚病”、“不肯来”、“一在天之涯，一在地之角”等。（2）骈散结合。本文以散句为主；可是也使用了一些对偶句，如：“汝病吾不知时，汝殁吾不知日；生不能相养以共居，殁不得抚汝以尽哀；敛不凭其棺，窆不临其穴。……一在天之涯，一在地之角，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，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。”这对抒发作者内心强烈的情感有很好的作用。（3）多用“也”、“乎”、“矣”、“邪”、“哉”等句末语助词，表现或惊、或疑、或痛、或叹的种种情状，能很好地传达声气。